

收集退函、错寄封

◆ 周炳揆

寄出的信被退回，总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但对于我们集邮爱好者来说，退函也是一个集邮的品种，或者说收集实寄封的一个延伸。摆弄这些曾经“周游世界”而又回到自己手中的退函，倒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网络尚不发达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朋友是靠邮寄圣诞卡、贺年卡保持联系的。多年前，我寄圣诞卡给美国马里兰州一位叫Campbell的朋友（图右），为了保险起见，我把他留给我的两个地址都写在信封上了，并作了特别说明，“如无法投递，请试另一地址”。在美国，如果收信地址有变更，一般可把新的地址通知邮局，邮局会负责转寄。不过邮局提供的转寄服务大都以六个月为限。美国邮局倒也负责，两个地址都一一投寄，无奈我的那位朋友频繁搬家，又没有留下转寄地址，邮局只得加盖“退还寄信方”

的手指戳原路退还。圣诞祝贺未能如愿，但是我多了一件盖有三个手指戳的退函，倒也趣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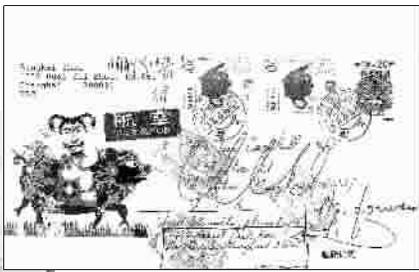
美国邮局有时会“自摆乌龙”，把应该寄中国的信寄到别的国家去，一封寄自美国费城的信，邮局竟把它发往泰国曼谷，好在美国邮局是知错即认，在信封上盖上“Missent to Bangkok”，也是对收信人的负责。那么，这封信为什么会平白无辜地被寄往曼谷呢？一般美国人的地理知识是很差的，认为曼谷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大有人在。如果说错寄曼谷还情有可原，那么，有一次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夏佩恩校区）寄上海的信，竟然错寄至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那就匪夷所思了。

图左是父亲留给我的一封信，父亲生前是集邮爱好者，该信是他在抗战时期寄给南京江苏银行朱廷龄先生的，贴孙中山像4分票，及孙中山像“暂作一分”邮票各一枚，



从上海发出的时间是民国27年3月25日（即1938年3月25日），信封的背面盖有南京到达戳，日期为民国27年3月27日。然而，当时江苏银行办公点已被日本商社占领，南京邮局无法投递此信，遂在信封的正面贴上一条“无法投递之邮件”的标签，南京邮局一名姓陶的职员在“不能投递之情节”一栏用铅笔批注“该银行内日商现住”8个字，并加盖南京退还上海的发出戳，日期是3月28日。

父亲在收到退函后在信封背面



用钢笔作了批注：“南京于二十六年（即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失陷，邮局人员悉数逃去，于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始恢复邮递。此信系二十五日首次邮戳，以无法投递退回，故保留之。嘉注四·三〇”。

这件退函，两个发出戳、两个到达戳的地点，日期均十分完整、清晰，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集邮精品。父亲的亲笔加注，为专家们研究抗战时期的邮政史以及江苏银行在南京的变迁提供了依据。我珍藏着这件退函，以怀念父亲，也是因为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屈辱的、令人心酸的时刻。

清代酒杯上的回文诗

◆ 夏国兴

藏友钟先生多年前收藏了几个清早期的青花酒杯，每个酒杯上各有一句分别代表“春”“夏”“秋”景的回文诗，唯独缺少一个“冬”景的酒杯，后来他也一直没遇见过“冬”景的酒杯。近日他把多余的一个“春”景青花酒杯送给了我。青花小酒杯口径为8cm，高5cm，底足3cm。碗底写一“福”字。“春”景酒杯外面周边有一句回文诗：“莺啼岸柳弄春晴夜月明”，行草十个字，率性、随意。经查阅，这四句回文诗是清初女诗人吴绛雪为咏四季所作，原诗为：“莺啼岸柳弄春晴夜月明，香透碧风动风凉夏日长。秋江楚雁宿沙洲浅水流，红炉透炭炙寒风御隆冬。”（注：就是“冬”景一句回文诗有几个不同版本，如“透”与“寒”字、“灸”与“济”字、“寒风”或“寒冬”一词的不同。）

在这首回文诗中，正反读念都很流畅，意境优美，中华文字的魅力窥见一斑。仅从“春”景一句回文诗的正反吟读，就至少可形成四句诗：“莺啼岸柳弄春晴，柳弄春晴夜月明。明月夜晴春弄柳，晴春弄柳岸莺啼。”这是一幅莺啼岸柳，晴春明月的醉人风光图。其他“夏”“秋”“冬”景的三句诗以此类推。

顺便想说一下，无独有偶，文学上有后天天人所作的回文诗，遗传上则有先天遗传的DNA回文结构。遗传物质双链DNA中含有的二个结构相同、方向相反的序列称为回文结构，每条单链以任一方向阅读时都是一样的。DNA回文结构有的可能是一种特别的遗传信号，它可没有回文诗那样富有诗意，不能像回文诗那样随意的“反读”或加“标点跳开读”等，否则人体新陈代谢就有可能发生错误、紊乱，甚至产生疾病。

吴绛雪（1650—1674），女，名宗爱。生于顺治七年（庚戌），浙江永康县城后塘弄人。她在11岁就写出了如此诗句：“画桡缥缈欲凌空，两岸桃花映水红。三十里湖晴一色，春来都在晓莺中。”更让人惊叹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为了永康全城百姓的性命，吴绛雪自己跳崖坠亡，生命戛然而止于24岁（康熙十三年），让人唏嘘不已。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些美女、才女及烈女，但是集“三女”一身的好像几乎没有，默默无闻的女英雄吴绛雪，不知是否算一位。一个清代小酒杯让我学到知识，更没想到其背后会隐藏着一个弱女子吴绛雪取义成仁的壮烈故事。



第二天早上，简单早餐后，我匆匆带上行李来到船埠边，船已到了。机帆船的马达隆隆响起，船的两侧溅起了翻滚的浪花，宛如奔马扬起的劲鬃，划破了海面，留下了一道弧形的涟漪，我站在船尾，回首小岛，神路早已无影无踪，凭海临风，回味此次难忘的拣石经历，虽然比较辛苦，但我觉得非常尽兴。

程十发与“涛声斋”

◆ 刘希涛

拜见程十发先生时，他已是声名远播的大艺术家了。那是上世纪90年代，我在《城市导报》任副刊部主任。《城市导报》原名《中国城市导报》，报名题写出自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先生之手。后改名《城市导报》，为我学生王伟家（当时还是业余书法爱好者）所写。大约用了一年多，报社编委会讨论拟请著名书法家周慧珺先生重新题写。原文艺副刊《长街》恢复《不夜城》刊名，拟请海派书画艺术大师程十发先生题写。

这题写副刊刊名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当时我和程先生并不熟，得有人介绍才行。首先想到我的老邻居，1944年和我同年生人，1960年入上海中国画院，师从程十发、樊少云等名师学画的毛国伦先生。其次想到的是我部队老战友（有“战士画家”之称），程十发的弟子赵竹鸣先生。“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就在报

社编委会会议结束的当天，竹鸣来报社送稿，我便和他说起请程先生题《不夜城》刊名之事，竹鸣一口答应，让我等他消息。三天后，我按竹鸣告知的地址，来到位于延庆路141号一幢老式花园洋房的二楼，拜访程先生。

程先生戴了一副阔边玳瑁眼镜，一脸笑容地和我握手。知晓我的来意后，他让我稍坐片刻，便走进画室。一会儿，就把题好的“不夜城”拿了出来，笑容可掬地问我：“你看行吗？”“行，行！”我连声称谢。

本想请先生再为我题个斋名的，可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这是报社让办的公事，提个人要求，觉得不合时宜。

事后，我把这一想法和竹鸣说了，他说：再找机会吧。又过了半个月，竹鸣给我送来



了程先生为我书房题写的斋名“涛声斋”，让我如获至宝。竹鸣告诉我，程先生说你上次没开口，是个老实人，他让我代向你问好。

程先生的谦虚豁达，宽厚随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宽厚仁慈、睿智诙谐的程先生，具有很强的性格魅力。他虽已驾鹤西去，可他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奇异而深邃的艺术世界……他那领导标新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理想，必将激励新一代海派画人承上启下，发扬光大！

一次，有机会去枫泾，特地去看程家祖居。因有过那么一段短促的交往，瞻看时，似乎感受到一代大师幼时成长脚步，觉得特别亲切……

秦山神路拣石

◆ 原野（上海）

连云港赣榆县东部海上，有座小岛叫秦山岛。在这小岛的脚下，有一条由砾石天然垒成的石路。据古籍《江南通志》记载秦山：“水底有神路，三十余里，阔数丈，由岸直抵山下，故老谓始皇筑。洪被浸激，迄今不圯，潮落可攀裳而涉也。”它就是所谓独步华夏、绝无仅有的秦山神路。传说路上铺满了色彩斑斓、多姿多态的奇石。2004年盛夏的一个周末上午，我经赣榆县机关一位熟人介绍，搭上了一条去海洲湾捕鱼的渔船，登上了小岛并在岛上留宿了一夜，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觅石游。

秦山岛坐落在黄海海中，面积不到0.2平方公里，全岛狭长形，呈单面山形态，东西长1000米，宽200米，分为东、中、西三峰，岛上名胜不少，有千年古亭、李斯碑、徐福井、天妃宫、受珠台等20余处景点，五六十年代这里曾是我国海防重地，岛上密布地下坑道和战壕，80年代末驻军撤出。我去时，岛上的旅游尚未对外开放。只见岛上风景秀丽，山青树绿，山茶花盛开在山沟中，煞是温馨美丽。我打听到探神路的时间尚早，于是将行李安顿好。房间是部队过去的营房，虽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里面陈设很简单，就是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卫生间没有，要到户外的一个简易公厕。

下午，我轻身简装，只带了一个蛇皮袋就来到了海滩神路。只见岛的西南方向海水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不断地涌起雪白的浪峰，顺着海



中灯塔方向看，一条红线隐隐显露出来，逐渐拉长，蜿蜒着直通大海深处，我顿感神路确实神奇美丽。我边走边看，这里遍布的砾石，其实大多为鹅卵石、片麻岩、石英岩和大理岩，从形、质、色、纹角度来审视，虽然没有水石中的彩陶石那样华丽、没有来宾石那样多姿，但绝不亚于水石中的三峡石、黄河石。每一块砾石是那么质朴、黯淡，其中像汉白玉的石头居多，表面也有各种纹理，因每块石头受潮涌浪击的角度不同，经自然侵蚀，形成的姿态、个性差异迥然不同。我一心专注于挑石、拣石过程中，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拣了半袋不到就已经汗流浹背、气喘吁吁了，这时我抬头向前看，只见海面风力渐增，一改微风荡漾的温柔面孔，伴着哗哗的滔声，一波波追逐而来的小浪将脚下的碎石击得四

处飞溅，我知道潮水开始上涨了，我也该停止了。我将所拣的石头都倒在海滩上，再审视一下这些石头，感觉并不如原先期盼的那样七彩斑斓那么可爱，其实此次拣石的主要目的就是享受过程，我只挑了两块留作纪念感觉就足矣，于是就往营地的路上赶了。

第二天早上，简单早餐后，我匆匆带上行李来到船埠边，船已到了。机帆船的马达隆隆响起，船的两侧溅起了翻滚的浪花，宛如奔马扬起的劲鬃，划破了海面，留下了一道弧形的涟漪，我站在船尾，回首小岛，神路早已无影无踪，凭海临风，回味此次难忘的拣石经历，虽然比较辛苦，但我觉得非常尽兴。

金珀非金 手钏非串

◆ 赵珊瑚



今天见到一串漂亮的珠子，色泽莹润，大小匀称，抚之若玉，却比玉多了一丝柔韧与温暖，朋友介绍说这是极为珍贵的清代金珀手钏，初听之下不是很理解，因为我将其理解为传统的金银器物，其实金珀非金，而是一类琥珀，同样手钏绝非单独的串珠，而有独特的寓意和内涵。

明代谢肇淛《五杂俎·物部四》对金珀有明确的记载：“琥珀，血珀为上，金珀次之，蜡珀最下。”是以，所谓金珀者，绝非古玩圈里被人以讹传讹的“金魄”或“金之魄”，而是金黄色的琥珀。是以色之深浅所分的一种琥珀类别，珀中透明的称为琥珀，不透明的琥珀称为蜜蜡。如依据专业角度来讲的话，黄色系的称为金珀。金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古代被称为“财石”，其色彩鲜亮，华贵引人，具有富贵之美。其金黄色的光辉会带给人们财运和福气，也会带来更多更美好的与人相处的机会，所以自古便是一种绝妙的装饰品。

同时，金珀是一种极其娇贵的饰品，它不像金银、玉石一般“水火不侵”，而更容易受到环境及佩戴者的伤害。因为金珀性脆，硬度低，宜受外力撞击，应避免摩擦、刻划，防止划伤、破碎。

现在大家都习惯将串珠手串称为“手钏”，但并非所有的手串都可以称为手钏。手钏过去也叫“十八子”或“二十五子”，钏来源于镯，几个手钏合并在一起，通常于七或九个，才会被称为“钏”，钏又叫“跳脱”，此词是外来语。所以手钏有一定的数量要求，我所见到的那串金珀正好为二十五粒，所以被称为手钏无疑。只是手钏的称呼延续到后来，变得有些宽泛，不论珠子树木，或者将金银条锤扁，盘绕成螺旋圈状都称为钏。不过只有比较讲究的藏友，才会对手钏的具体数量保持敏感的态度。

一件清代二十五粒金珀手钏，散发着圆润持久的光芒，且不说其代表了手钏的真正含义，金珀虽然不是金子，却远比金银更加珍贵。